



전지연왕

[韩] 韩昭震 (한소진) ◎ 著
芦恒 ◎ 译

善德女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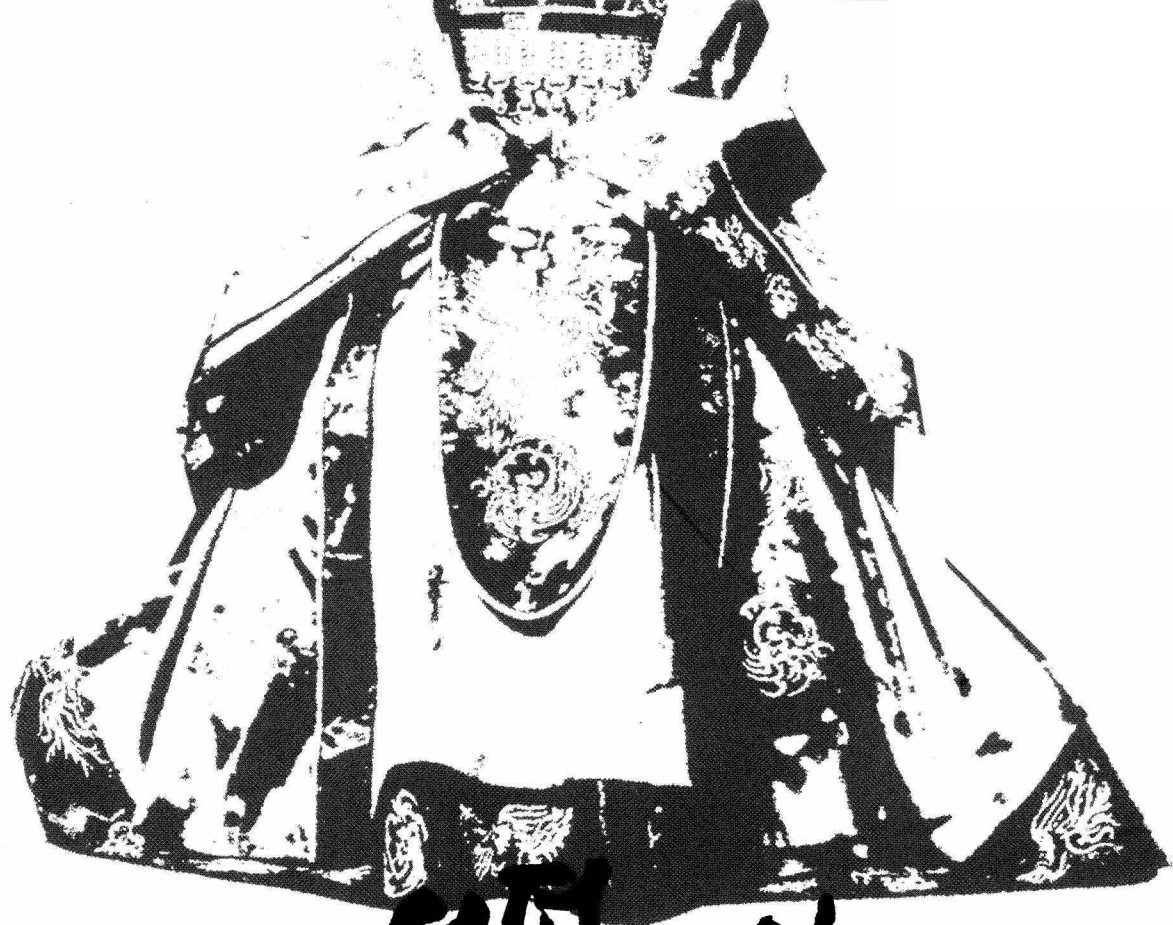
韩国武则天传奇

5

三国中最弱小的新罗，三国中最弱小的新罗，能坚守自己的位置，才能成为王。她使三国中最弱小的新罗，能坚守自己的位置，能更加懂得怎样获得，她雄才大略，运筹帷幄，懂得放弃的意义；她即使在夹缝中，也能坚守自己的位置，能更加懂得怎样获得，她雄才大略，运筹帷幄，懂得放弃的意义；她更加懂得怎样包容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也能包容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还能把那些悲观绝望的人，甚至是敌人转化为自己人。善德女王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王。她于632年登基，被称为“圣祖皇姑”，意为“继承神圣血统的女王”。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선덕여왕

善德女王

韩国武则天传奇

[韩] 韩昭震 (한소진) ◎ 著
芦恒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德女王 / (韩) 韩昭震著; 芦恒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08-09329-4

I. ①善… II. ①韩…②芦… III. ①长篇小说—韩
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144 号

策划编辑 文 青
责任编辑 文 青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善德女王

(韩) 韩昭震 著 芦恒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09329-4/I·794
定 价 32.00 元

[序]

一个女人讲述另一个女人的故事

善德女王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王，632 年于新罗登基，号“圣祖皇姑”，意为“继承神圣血统的女王”。

早在三年前，我就萌生要把善德女王的一生写成小说的想法。尽管有很多小说都是以她所在的时代为故事背景写成的，但大部分都是以男性英雄、开朝建国、战争等主题为主线创作。在这些作品中，善德女王是作为一个懦弱无能的人物出现的，其继承王位的过程被描述为由于王室没有继承王位的男丁，她以渔翁得利的形式最终登上了王位宝座，而不是靠自己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华。

然而，根据历史典籍《花郎世纪》里有关善德女王的记述，我看到她是一位拥有卓越治国才能的女王。她虽然生为次女，但其才华远远胜过长女，甚至也比其他的王室男性成员更加优秀。但是，高丽时代的金富轼所著的《三国史记》一书深受儒家长子继承王位思想的影响，把善德女王的身份写成长女，其继承王位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尽管善德女王是到她四十七岁时才正式登基，但由于她拥有比其他王室成员更加卓越的治国才能，所以从十几岁开始就已在父亲真平王身

旁辅佐朝政，出谋划策。当然其间遇到了很多坎坷与困难，诸如历史上没有女人当王的先例，反对势力趁机发动政变夺权等，但最后都化险为夷。真平王也深知二女儿的卓越才华，最后让她继承王位。

本小说在这样的故事框架下，主要着墨于描写宫廷女人必然要经历的爱情、欲望与痛苦。那是一个王室婚姻混乱的时代，为了创造出符合继承王位要求的纯粹血统，近亲婚姻或者近亲乱情也是常有之事。甚至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惜再婚、三婚，因此宫廷里很难出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的爱情。

生活的规则与道理古今都是相通的。尽管这些故事发生在一千五百年前，但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同样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苦苦追寻感情与权力。本小说描写的是在一个女人不可能成为国王的年代，一个女人却登上国王宝座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本小说以女性的视角来细细体念那些宫廷女人们的爱欲情仇与悲欢离合。

善德女王离开了成为其登上宝座绊脚石的丈夫，选择了对她有利的其他男人。她这样做，顺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但是作为一个女人，她的内心深处仍然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小世界。

该书的故事围绕以下几个女人展开：一直等待真平王回心转意的早逝的善德女王的母亲摩耶王后；身为长女但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妹妹的天明公主；为了追逐权力和荣华富贵，以肉体服侍三代君王的美室；和美室联手废掉自己儿子王位的无情的母亲思道太后；找老百姓为她生儿子的僧满王后等。还有一些男性人物，诸如被废位的真智王，善德的父亲真平王，真智王的儿子金龙春、金龙修等历史上存在的人物。此外，还有一些尽管是在民间传说中出现，但却有具体文字记载的人物，如志鬼、桃花女、鼻荆、吉达等。

善德女王波澜壮阔的一生蕴含着一种所有女人内心中潜在的希望。

当今的女性怎样才能快乐地活着，我试图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一个女人的故事中，驱散痛苦与绝望的迷雾，给当代女性展示一种指引她们好好活着的希望之光，同时也希望借这本小说把这种努力和希望传达给每一位读者。

2009年4月
韩昭震

书中主要人物

德曼公主：新罗真平王的二女儿，因为不是儿子，从小得不到母爱。希望姐姐能继承王位，但因此与母亲的关系渐渐疏远。她勤于学习，涉猎外语、政治、外交等领域。最终成为新罗第二十七代国王，史称“善德女王”。

美室宫主：新罗第二十四代真兴王、第二十五代真智王、第二十六代真平王的色供（将身体奉献给君王的女人）。虽然她只是一个为了给国君传宗接代而入宫的女人，但她深受真兴王的宠爱，甚至掌管玉玺，干预朝政，成为实权派。与思道太后结成联盟，与摩耶王后和万呼太后形成对立局面。

思道太后：新罗第二十三代法兴王的色供玉真之女。在婆婆的威逼下，与独占丈夫真兴王宠爱的情敌美室联手控制朝廷。为此她的大儿子离奇死亡，成为她谋求权力的牺牲品。

摩耶王后：真平王英年早逝的夫人。由于没有生出儿子，丈夫又拜倒在美室的石榴裙下，各种怨恨和嫉妒交织在一起，为此没有把所有精力和爱投入到两个女儿身上，而只是一心想生儿子，跟美室争丈夫。

天明公主：德曼公主的姐姐。尽管可以继承王位，但为了把继承权让给妹妹，自愿放弃王室的身份，出宫隐居。

真智王：真兴王的二儿子。由于大哥铜轮离奇死亡，被逼继位，成为新罗第二十五代国王。从小由于得不到偏爱哥哥的母亲思道太后的关心，内心深处无比自卑。由于公开跟美室作对，最终付出了被弹劾的巨大代价。

真平王：新罗第二十六代国王。一直生活在父亲铜轮太子不光彩死亡的阴影下。十三岁登基，思道太后垂帘听政，再加上感情上对美室的依赖，使得整个朝廷被她们控制在股掌之中。后来渐渐地，他才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

金龙修：真智王的大儿子。父亲真智王去世后，按照王室惯例，将新登基的真平王视为父王一样尽孝道。但其实他却在寻机报仇。

金龙春：真智王的二儿子。王室三角恋的主角。日后成为花郎的首领。

志鬼：出身于伽倻国没落贵族。由于父亲宁死不降新罗，最后家破人亡，志鬼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后被头丰慧眼识珠，志鬼的绘画天赋得以施展出来。

头丰：真智王的侍从。真智王去世后留在宫里打杂，同时照顾幼小的德曼公主，传授给她一些平常老百姓的生活智慧。

目 录

书中主要人物	1
第一章 拒绝王位的男人	1
第二章 合宫	15
第三章 巨大的野心	25
第四章 淫靡的檀香烟	34
第五章 一见钟情	44
第六章 儿时的德曼公主	53
第七章 女人的肖像	62
第八章 幼王与美室	73
第九章 万呼太后的内心	80
第十章 成为王	85
第十一章 妒火中烧	94
第十二章 秘密计划	100
第十三章 初次见面	105
第十四章 王后的忧郁症	112
第十五章 意外的礼物	119
第十六章 色供五帖	133
第十七章 拜见大王	142

第十八章	三兄弟	151
第十九章	织布大赛	168
第二十章	遗言	182
第二十一章	大洪水	193
第二十二章	被收回的玉玺	203
第二十三章	盛大的结婚典礼	215
第二十四章	全新的人生	228
第二十五章	情欲出窍	232
第二十六章	生离别	241
第二十七章	心心相印	251
第二十八章	死后化为一道光芒的女人	258
第二十九章	邂逅	267
第三十章	女王登基	278
第三十一章	反对势力	286
第三十二章	金庾信和金春秋	293
第三十三章	瞻星台	301
第三十四章	在战争的旋涡中	310
第三十五章	重新拾梦的爱情	322
第三十六章	终点即起点	328

第一章 拒绝王位的男人

“我，金轮，绝对不会为了某个女人的野心，戴上王冠成为一个倒霉的大王的！我就是死，也不会把灵魂出卖给那个张牙舞爪，就连最后一口汤都要跟人争、喝下去打饱嗝的女人！”

真兴王的二儿子，也就是日后成为真智王的金轮，踌躇满志，真心地深爱着这个国家。如果说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是同祖同宗的话，那么，新罗则是发祥于遥远的“北方草原”部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这个国家的人拥有的香料，香味可以覆盖整个国家，拥有的琉璃和金子，多得可以堆积成山。就连那些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商人，在和新罗人一起觥筹交错、载歌载舞的时候，也会让长期奔波疲惫的心舒缓下来，在欲望的王国里自由飞翔。

新罗，576年，自金轮成为王位指定继承者以来，一直过着窝囊的日子。他想从垂帘听政的当权女人的手心里逃脱，渴望成为市井百姓，但这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他这个王子，不能随心所欲，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他认为尽管自己深爱这个国家，但从来都没有想过当帝王的事情，更何况自己也没有当王、管理国家的能力。

不久前，真兴王的长子，金轮的大哥铜轮太子突然横死。他为了和父亲的妃子幽会私通，急着翻墙下来，被狗咬伤，死于非命。结果整个王室像翻倒的马车一样，被弄得鸡犬不宁。尽管大王降旨严格封锁消息，但那些喜欢八卦消息的人却按捺不住好奇心，到处打听求证王家是不是出了居然被狗咬死的奇闻怪事。

“宫里居然出了狗咬死人的事情。太子贪图父王的后宫，这是连不会说话的牲畜都不会原谅的事情。你看，这回遭天谴了吧。”

太子之死背后隐藏着的既滑稽又让人心寒的一连串丑闻很快传开了。真兴王并不在乎大家关心的那些丑闻，而是及时想到王位继承人的事情。

从此王室里掀起了一场风暴。接连几天，思道王后使出浑身解数说服大王让她的二儿子金轮继承王位。和白们（新罗的贵族阶层）则坚决拥护铜轮的大儿子白净以嫡孙的身份继承王位。就这样，两派人马整天围绕嫡传身份的问题吵得鸡飞狗跳，搅得王宫没有宁日。所以真兴王一天比一天苦恼烦闷，大臣们成天扯起嗓子，口沫横飞地为各自的利益不停争吵。

思道王后甚至吐血，辩解道：

“金轮必须继承王位，他会是即将改变新罗历史的伟大君王。谁会是这个国家的君王？只有一个人能让高句丽和百济不敢踏入新罗国土半步，能让新罗成为强国，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个人非金轮莫属。他从小在父亲治世德望的熏陶下成长，从小就有帝王之相。他流着大王的血，血浓于水，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继承王位就是天意，不能违抗啊。”

在此之前，对于作为母亲的思道来说，大儿子铜轮就是她的全部。而现在却不一样了，她一直害怕大儿子的死会影响到她在宫中的地位。

但二儿子金轮完全缺少男人味，不像个爷们儿。他很孤僻，身边最多只有妻子知刀和一两个可有可无的随从。即使是和他待一天，也丝毫不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就是这样的人。有时候连他的呼吸都让人感觉不到，别人甚至记不起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待过。

思道每次见到金轮的时候，他都脸色煞白没有血色，看着让人顿生一丝凉意。就在这一瞬间，一个母亲失去大儿子的悲伤和对二儿子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交织在一起，压得思道喘不过气来。看着母亲把脸转过去，金轮总会打个冷战。自己从来都在逃避母亲的爱，自己的人生不想只为了这个渴望权力的母亲而存在。“老天爷啊，别让母亲把我拉进权力斗争中，还是让我继续安静地生活吧，真的不想陷进去。”

从前的王后世代都是真骨正统血统，而思道王后是第一个以大元神统的身份登上王后宝座的女人。为了摆脱家族的污名，她不知道挥洒了多少的血和泪。这就难怪她千方百计地支持自己的儿子铜轮了。铜轮的死让她险些“落马”。但这一次，二儿子金轮又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化险为夷。^[1]

金轮对没有把握的事情，从来不抱希望。只要晚上下雨，他就会浑身冒虚汗，把被子浸湿的事情发生不止一两次了。在这样的夜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同一个梦，这个梦很悲惨。六百年来，这个国家作为东方民族的后裔秉持着老祖宗特有的敏感细腻的性格。在这个国家的中心——徐罗伐的大街上，横七竖八地满是尸体。一阵风吹过，黄沙漫天，一群乞丐争先恐后，津津有味地啃着腐烂的苹果。掀开门帘，他看

[1] 《花郎世纪》这本书里出现的“真骨正统”和“大元神统”，是两大政治势力，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围绕母系血统的标准，展开激烈的较量，互相倾轧。两大势力的纠葛由来已久。男人也是在一代之内继承母亲的血统，所以金轮就属于大元神统，白净属于真骨正统。这里所指的真骨正统和新罗骨品等级中的“圣骨”和“真骨”没有直接联系。——作者注

不见走廊里的侍从，只听见野猫的阵阵嚎春声刺穿黑幕，让人毛骨悚然。这样的情景，更让金轮对即将继承的王位感到恐惧害怕。

“我不像父亲那样，既能激励百姓，又能让大臣们服服帖帖地为朝廷办事，我没有这种帝王之气。就连一只蚂蚁都踩不死，更不用说让我去战场上让敌人的脑袋搬家了！这就是我，根本不适合当帝王。”

但是，总有几个人常去思道的房间。他们是美室提拔起来的弩里夫和真兴王的亲信居七夫。这些人都是大元神统的中心人物。在思道的房间里，他们已经内定了金轮作为册封的人选，现在万事俱备，择一黄道吉日，金轮就可以登基了。

金轮的神经痛越来越厉害，为此思道让他搬出宫外静养。搬出宫后，金轮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身体也慢慢恢复。金轮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能在市井的小路上散散步，仅此而已。

“现在，像一个普通老百姓了，我很喜欢住在这儿。喝点小酒，细细品味生活中的喜怒哀乐，这种生活比什么都惬意。我身体里流着的圣骨的血算什么，和王宫相比，这不就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真正想住的地方吗？”

就这样，二儿子金轮几个月都没来问候请安，思道终于忍不住火冒三丈起来。

“你既然是我肚里生出来的骨肉，一辈子都是王家的人。谁都可以愚蠢，但你应该出类拔萃，决不能心慈手软。即使现在还不具备帝王应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决不能让自己躲在屋子里做出诸如撕扯自己的头发、发孩子脾气之类让人耻笑的事情。你的母亲，都这把老骨头了，该看的，不该看的，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你这家伙，这么死心眼，现在居然怕当大王。你是不是存心要气死我啊。”

但对于这个二儿子来说，听得进去的只有那些老百姓在市井里口耳

相传的趣闻。

思道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死去的大儿子铜轮。铜轮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处事得当，思道对他称赞有加。当然，称赞的背后饱含着母亲对子女的爱。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太子被美室那个狐狸精勾引，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人生悲剧由此揭幕。

对于侍奉真兴王很多年的美室来说，淫荡的身体就是她最大的本钱，甚至和自己的亲弟弟都能发生关系，这样的传言只要是美室所到之处就如影随形。美室正处在如花似玉的年龄，而大王慢慢衰老，又久病缠身。美室除了得到大王的宠爱，还和她的丈夫六代风月主世宗保持关系，又同时和七代风月主薛原郎保持情人关系，常常幽会私通。她就靠这三个人的信任起家，在朝廷里大量网罗大臣和花郎们，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

然而，思道的脾气实在太好了，除非是一个连废物都不如的傻瓜惹了她，才能让她发火，所以她对美室的言行没有任何指责埋怨之意。再说真兴王对美室宠爱有加，以大元神统身份起家的思道也不会自讨没趣，随便引火烧身。而且，讨好美室，对她的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对于思道，丈夫的爱，即使被美室都抢走了，即使她只是奢望这种爱能重新回来，像吃残羹剩饭一样，她也依然珍惜。但同时也因为大儿子铜轮的存在，又或许是因为对美室的妒忌，她还是不愿意别人完全抢走丈夫的爱。

说来也奇怪，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美室越来越怕铜轮。尽管和每晚都来找她的铜轮生了个女儿，但她却开始慢慢地讨厌铜轮的身体了。铜轮也对不向自己敞开心扉的美室感到失望，慢慢把目光瞄上了父亲的一个妃子宝明。宝明的肉体能够让金轮烦躁的内心暂时安静下来，不去想被美室冷淡的事情，但他万万没想到，这却埋下了祸根。有天晚上，跟

平常一样，他躲过侍卫，翻过宝明寝宫的宫墙，却阴差阳错地伤到了从傍晚就勃起的命根子，从墙上掉下来，连一句话都没喊就莫名其妙地死了。

太子胆敢接近父王的妃子，这实际上是美室的弟弟美生精心策划的。美生为了姐姐，安排宝明假装和铜轮偶遇，铜轮一见钟情。尽管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看到宝明仍然像处男一样春心荡漾，迫不及待地占有对方的身体。所以他的死也是自找的。但即使是死，也没人死得像他这样窝囊的。

思道当然不愿意接受儿子的死讯，想把耳朵蒙上，不去听这些可怕的传言，同时又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掩盖掉。甚至把铜轮和美室生下艾松公主的事情也掩盖掉，对外宣称是真兴王的女儿。

思道越大儿子的事越可惜，就越想念他。她根本没有精力和心思计较二儿子是个废物的事。她的心里只有大儿子铜轮，而老二呢，只是个不成器的人，没有半点帝王之相。

“您这么急着是去哪儿呢？”

其实这应该是思道问美室的。这天思道正要出宫去见金轮，她听说美室正在大王的怀抱里。但突然，思道看见美室像丢了魂似的跑出殿外，头发也没扎。美室乍见思道，赶紧跪下来行礼。

“大白天的，你这像什么样啊！”

思道本来心气就不顺，现在又看到美室衣服凌乱，袒露前胸挡在自己面前，气不打一处来。

“请别这样了，求求你别这样了。你快回去吧，先回大王的寝宫，等我回来后咱们再聊。”

看到思道冷冰冰的态度，美室似乎有话要说。

“您就放金轮一马吧。尽管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对王位不感兴趣，但这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多着呢，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人就是这样，争权夺利就得过五关斩六将，抵挡各种反对势力；但权力如果主动送上门的话，反而又敬而远之了。一夜之间突然得到了以前压根就没想过的王位，心里难免会有负担和压力。再说铜轮还有后代，嫡孙也有权继位，这样勉强金轮继承王位的话，难怪他整天担惊受怕，都快落下心病了。”

“你这是什么话？心病？他不愿意继承王位只是一时耍孩子脾气，为了这个国家，他必须继承王位。他要孩子脾气可以让他改，但在这紧要关头，不允许任何人挑拨怂恿他。”

“您不能无端地整天责骂他，他会恨您的，万一落下心病，哪天抑郁而死怎么办？”

“你说什么？抑郁而死？”

“是啊，是有这种人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那样性格的人，即使决定让他继位，他也会放弃王位，逃之夭夭的。您见到他后，好好劝劝他，这时候他最需要的是您的理解和鼓励。”

所有的事情都再一次考验和锻炼着思道。她的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作为王后，尽管这个位子不稳，但只要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宝座，她作为母亲，地位就不会被动摇。

“请再等等吧，一切都会结束的。”

结束？什么会结束？思道悄悄地把美室拉进自己的房间。这个袒胸露乳的女人为什么急着说出那样的话，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尽管她是那种大白天都迫不及待要做爱的女人，但大王现在还在生病，她这样衣不遮体地从大王房间里跑出来，是不是他们吵架了？里面肯定有蹊跷。思道整理好心情后，正襟危坐。